

# 谁的聚宝源

## 聚宝源为何变成聚宝渊

一桌难求并一直低调的老牌清真餐饮品牌聚宝源近期起了不小波澜。日前,消费者赵女士向北京商报记者反映,到和平里新开的聚宝源店,招牌上原有的“源”字已被清理,变成了“聚宝”。而在大众点评上,该家门店的店名改为了“聚宝渊”。这让赵女士怀疑,自己此前消费的这家店为山寨的聚宝源。

资料显示:“聚宝源”品牌起源于1937年,在牛街经营生鲜牛羊肉零售生意,直至1993年“牛街聚宝源”餐饮创始人马刚接盘了当时已濒临倒闭的“聚宝源牛羊肉店”。2003年,马刚又创立了“牛街聚宝源涮肉”品牌,直至今日在北京开设了9家门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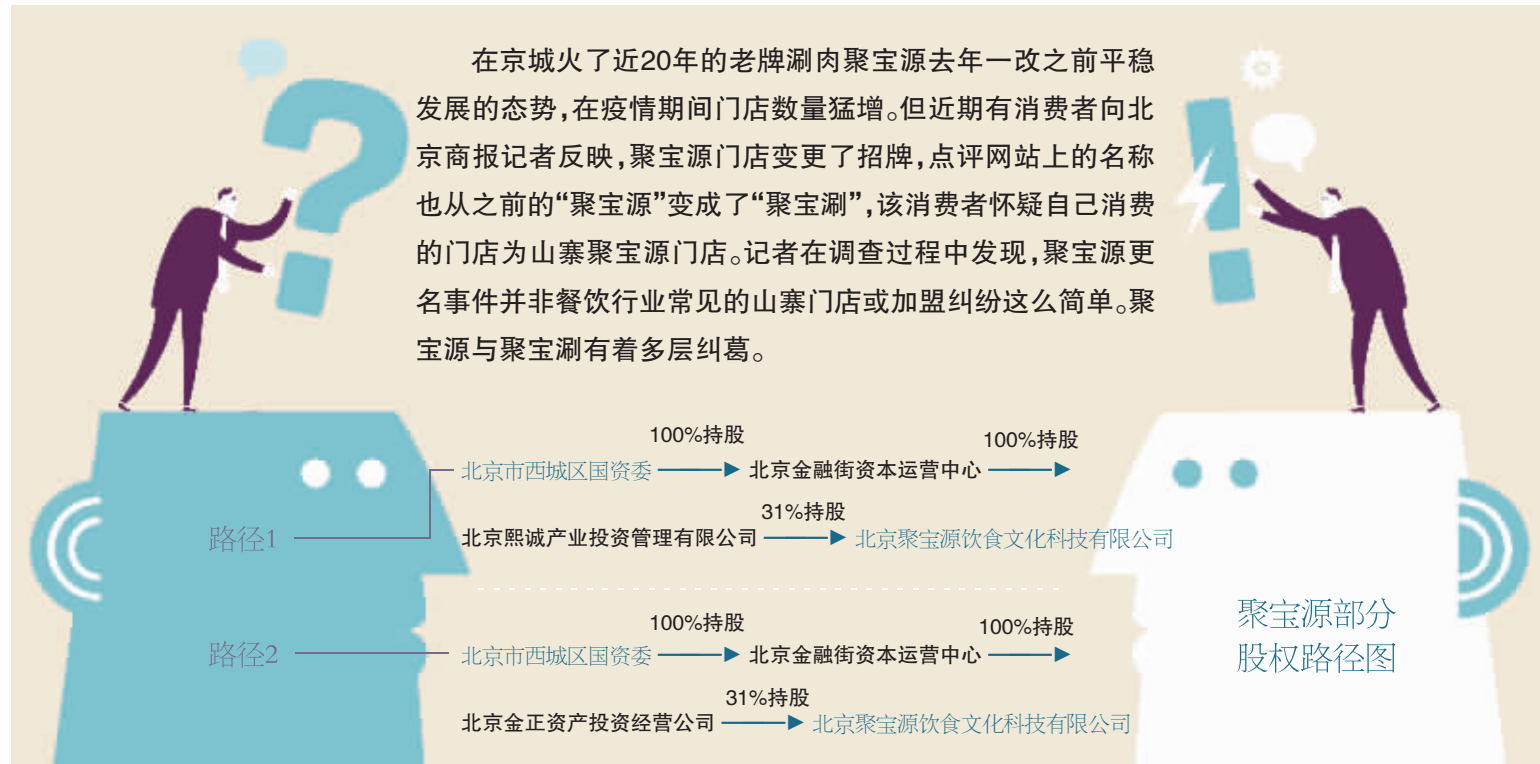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马刚团队创建的牛街聚宝源官方公众号发现,目前牛街聚宝源门店共有牛街总店、牛街南口店、望京店、牡丹园店、和平里店等9家直营门店。上述消费者提到的牛街聚宝源和平里店正是其直营门店。

既然聚宝源和平里店是牛街聚宝源的直营门店,那么为什么还要更名?

带着上述疑问,北京商报记者联系到牛街聚宝源和平里店,该店工作人员表示,门店为牛街聚宝源直营店;由于聚宝源品牌被西城区国资委注册,因此更名为聚宝渊,以后其他门店均会更名。

不过,对于上述“更名”之事,北京商报记者联系到牛街聚宝源牛街总店等多家牛街聚宝源旗下门店,均表示未更名或不知此事。对此,记者联系到北京市牛街聚宝源餐饮有限公司,截至发稿前,电话一直未接通。

大众点评显示,目前牛街聚宝源9家直营门店仅有和平里店更名为“聚宝渊”,其余门店名称仍为聚宝源。一家位于东四新开的聚宝源肉店的工作人员称:“这家门店为牛街聚宝源的直营门店,由于聚宝源品牌被西城区国资委收走了,因此新开的门店叫做聚宝



涮肉,而聚宝源这个品牌两年半后到期,日后均会更名。”

## 品牌授权生变

在调查过程中,北京商报记者发现,除了上述属于牛街聚宝源的9家直营店外,目前点评网站上还出现了多家新开的名叫“聚宝渊肉”“聚宝渊”的门店。

已经更名的聚宝渊等门店与很多现在名为聚宝源的门店,产品有比较明显的差异,人均消费价格也有一定的差距。以聚宝渊和平里店与聚宝源合生汇店为例,前者的人均消费为116元,后者的人均消费则为146元。

那么聚宝源合生汇店和其他已经更名聚宝源门店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北京商报记者联系到聚宝源合生汇店,该店工作人员表示,聚宝源合生汇店就是消费者熟悉的聚宝源旗下的门店,但是和牛街聚宝源有一定不同之处,包括菜品等,因为这家门店是聚宝

源旗下走中高端路线的新店。当记者问到此门店与牛街聚宝源是否为同一家老板时,该店的另一位工作人员则直言:“这家店牌子是属于西城区国资委的。”

就聚宝源部分门店目前正在上演的更名事件,北京商报记者也联系到接近牛街聚宝源的相关知情人士。该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聚宝源门店数量增加确实不只牛街聚宝源一家在开设门店,但是上述消费者赵女士所到的聚宝源和平里店确实是牛街聚宝源开设的门店。现在更名是因为牛街聚宝源的上级单位,也就是聚宝源这个老字号品牌的所有方,将品牌授权给了牛街聚宝源以外的其他团队。所以现在市面上也有新团队运营的门店,并且规模扩张速度非常快。该知情人士同时透露,聚宝源的品牌所有方是西城区国资委。

然而,目前市面上的聚宝源涮肉门店并不能简单的以“真假”区分,牛街聚宝源确实在加快门店扩张速度,但同时也遇到了品牌

使用的问题,所以部分新开门店选择更名继续经营。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运营团队从牛街聚宝源的上级单位获得了聚宝源品牌的使用权,并且开始以同样的品牌名称转走中高端路线,新店数量迅速增长。

根据聚宝源合生汇店、聚宝渊肉东四店、牛街聚宝源和平里店工作人员以及上述知情人士提供的线索,北京商报记者也联系到西城区国资委方面。关于聚宝源品牌授权问题,西城区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聚宝源不是我们的一级企业,我们无法给予答复。因为涉及到聚宝源运营的问题,还需要与聚宝源公司取得联系”。与此同时,该相关工作人员提供了记者聚宝源的上级企业单位——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的联系方式。但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负责人在记者提到聚宝源更名和品牌使用的问题时,建议记者采访聚宝源的股东。

天眼查显示:“聚宝源”第43类商标最早于2010年注册成功,商标归属权为北京牛街

清真超市有限公司。而早在2003年,马刚就开设了“牛街聚宝源涮肉”。而北京牛街清真超市有限公司为北京金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而北京金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北京市金正资产投资经营公司正是记者联系到的上述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的全资子公司。

## 多团队运营存隐患

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人文志宏表示,从聚宝源目前更名的情况来看,牛街聚宝源现在应该是面临着品牌授权到期因此不得不更名的情况,牛街聚宝源目前更名的情况是比较被动的,但是聚宝源这个品牌确实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如果有新的运营方,聚宝源是否还能继续延续之前的发展也是未可知。

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牛街聚宝源由于在品牌的授权使用方面的原因,造成多团队在市场上开店,这对于聚宝源这个品牌而言是存在比较大的隐患的。消费者很难分清市面上的聚宝源门店的真假以及为什么更名,而原来叫聚宝源的门店现在开始更名的现象会对外释放出聚宝源这个品牌目前发展存在问题,市面上可能会存在“假冒”“山寨”门店的印象,消费者对于品牌及门店的信任度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此外,目前市面上名叫聚宝源的门店不断增加,扩张速度在明显加快,这期间无论是哪个团队旗下的门店出现问题或者负面消息,对于聚宝源这个品牌本身都会造成负面影响。

其实,在点评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网友开始讨论“聚宝源门店更名”这件事,也有不少网友对背后原因进行猜测。有观点认为,聚宝源部分门店更名是与加盟及品牌纠纷有关,也有很多网友与赵女士类似,对更名的聚宝源门店真假提出质疑。

北京商报不等式调查组



# 植发,一场美丽的误会?

“头部资源稀缺”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的最大焦虑。好在办法总比困难多。植发,便可以让一切从头再来。

24000余元,将后脑4500个毛囊移植到脱发的头顶,大概5块钱一个毛囊单位。自认为花了冤枉钱且维权无方的张俊生,并非个例。在某投诉平台输入“植发”词条,植发退款、虚假宣传、植发失败刷屏,遭遇不尽相同,但植发无果的烦恼却是千篇一律。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调查“发友”植发的临床经历、相关机构的植发过程及采访专家律师意见发现,由于植发行业异军突起,相应法律法规仍未成型,叠加先天基因、后天保护等诸多因素制约,“斜杠青年”们的维权之路反倒更让人“头秃”。

## “巴掌大的疤”

即便距离手术完成已过去一年多,张俊生对手术效果仍无法释怀。

“我们家本身没有遗传性脱发,就我一个人脱。”2019年11月,通过网络,张俊生联系到广州某植发连锁机构;当时是去机构看了下我头顶的脱发状况,然后就让我抽血化验了,因为如果有传染病,哪怕交钱也不会给做,但当时并没有用仪器做毛囊检测。”

随后,他缴纳24000余元,将后脑4500个毛囊移植到头顶。张俊生回忆,植发手术耗时约10小时:大约4小时从后脑取毛囊,2小时扎种植孔,还有4小时将毛囊插在种植孔里。”

“他们说植发要等6个月才能开始出现效果,但我等到第10个月,头顶仍是空的。”张俊生说。随后,他开始在网络上记录植发经历和效果,想让同样脱发的人看看:“但发了这些图片后,机构的人看到我的那篇文章让我别乱发。”

他前往该机构拍照室想要探个究竟:从他们拍的照片来看,发量的确浓密不少。但不论是我自己拍还是请别人帮我拍,依旧能看到大片裸露的头皮。当时室内灯光很暗,亮度

跟我植发前完全不同。这种情况下,我自然是更相信自己拍的效果。”

“有时候我也在想,如果没有植过发,我不是也能剃一个徐峥或是张卫健那样的光头发型。但毕竟从后脑取了4000多个毛囊,疤痕巴掌大,我也不敢剃光。”说着,张俊生给北京商报记者展示术后后脑上那片巴掌大的椭圆形疤痕照片。

“发友”中,类似案例不在少数。在某投诉平台上,有相关67条投诉是关于植发的。在已完结的案例中,一名网友投诉某植发机构福州分院:医生推荐了一个20元/单位毛囊的套餐,最后手术耗资30161元。术后初期,恢复效果确实不错,但半年后开始大量脱发。机构又推荐了一个套餐,我留了个心眼只买了285元的体验套餐,效果也不好。最后,机构的做法是让我一直服用米诺地尔和非那雄胺,难道要终身服药吗?”

## “证伪”太难了

虽然面积不大,姚淼植发效果同样不佳。“身边的朋友也有进行毛囊移植的,但大多失败了。这类案子维权很难,对方机构目前基本不认账,最多告诉你可以进行第二次补种。但

第一次都失败了,为什么还要相信第二次呢?”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张俊生出示的术前院方承诺书显示:在该机构全国任意一家医院进行自体毛发移植手术,机构可保障毛囊存活率不低于95%,而疤痕种植毛囊存活率可达85%;发友在本机构进行自体毛发移植12个月,如因手术技术及操作因素造成毛囊存活率未达到上述标准的,经鉴定确认后,本机构可进行免费修复或退还未成活部分的手术费用。”

如今,张俊生头顶头皮依旧清晰可见,他不满手术效果,但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如何鉴定?张俊生就诊的某植发专科医院工作人员则表示,部分患者植发效果不佳并非是手术原因,其头皮状况不佳,原生毛发继续脱落使得患者头发依旧显得稀疏:“我们会安排医生进行术后效果跟踪。如果认为效果不佳,我们也会用专业仪器鉴定头发密度。哪些是移植的毛囊,哪些是原生的毛囊,是可以透过毛囊状态分辨出来的。”

但就张俊生提交的资料显示,其在与院方交涉的过程中,院方拍摄了照片:“我不相信拍照效果,于是机构给我做了植发前没做过的毛囊检测,仍然坚持说手术是成功的。”

“术后,院方确实可以提供仪器检测头顶发量,但至于具体成活率是否达标,其实是无法鉴定的。”一名医美从业人员表示:“关于患者头发的密度,目前没有绝对标准。机构能够提供的,只能是检测植发区头发的密度,将检测后的数据与植发前进行对比,进而看出浓密度差异来。”

## 两种“失败”

张俊生和机构方对手术效果的不同评价,还源于对“手术失败”全然不同的解读。

据前述从业人员介绍,医生一般会在术前通过专业仪器检测患者头发密度,进而制

定方案:这是因人而异的。比如,正常情况下头发密度是50-60根/平方厘米,医生根据个人情况而定。有的患者头发密度可能就是30-40根/平方厘米。如果是这样,即便植发成活率达到95%,头发也并不会很浓密。”

从张俊生提供的效果承诺书来看,尚未有文字记录显示此次植发手术中,双方议定的种植密度,而谈及此事,张俊生回应称:“按我的记忆,好像并没有。”

“即便是进行过植发手术,由于个体差异,部分患者自身头皮状况并不稳定。这种情况下,院方可能会建议患者通过药物进行术后养护。这不单是针对种植区,而是针对现有头发总体状况,通过服用药物抑制患者继续脱发。”前述机构工作人员表示。

最终,多方尝试赔偿未果,院方建议他继续涂用米诺地尔以及副作用较大的度他雄胺,每隔几天再使用一次电动微针。

“按照正常流程,医生面诊后和患者确认是否需要植发。如果患者要求植发,术前将做一些血常规、凝血及传染病等筛查,没有问题就可以进行植发手术。”郑州第一人民医院整形外科主治医师杨冠龙表示,只要不是植发供受区皮肤病、瘢痕和感染等禁忌症,遗传性及脂溢性脱发等均不属于绝对禁忌症。

“植发手术前需要诊断明确,要做关于适应症的评估。从他的状况来看,属于雄激素脱发,是可以进行植发手术的。”广州陆总医院整形外科住院医师任虎表示:“术后想要鉴定就很难了,因为后期护理不好也会影响效果。”

## 何处维权

最终,张俊生将该机构告上法庭:“我败诉了,倒不是植发成功,是找不到机构去做鉴定证明失败。”

开庭时,张俊生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法院方表示机构回复无法做鉴定。医疗纠纷调

解委员会回复也只能做调解,广州健康委员会说去广州医学会,广州医学会回复可做事鉴定,此类毛囊存活率不属于事故,同样无法做鉴定。

北京商报记者致电广州医学会医学鉴定科,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机构只能鉴定医疗事故:“前提是在正规医疗机构进行的医疗行为。”

由于脱发因素错综复杂,各方关于术后鉴定方案说法不一,植发效果不佳也无法被断然定性为医疗事故。植发维权何处寻迹?

对此,某植发专科医院工作人员则表示,植发效果因人而异,但患者在手术过程中,可对手术操作过程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手术全程应该是受到监控的。

在采访过程中,多名律师表示,由于无法证明程序上存在明显违规操作,如果无法完成有效鉴定,即便提起法律诉讼效果也有限。杨冠龙表示,包括植发在内的医美行业更多扮演改善性职能,相对主观,加上商业力量参与过多,导致行业内部乱象丛生。

其实早在2010年12月,雍禾植发中心曾在北京制定《植发技术的研发与技术服务》质量标准体系。据了解,这是中国植发业首部质量管理标准。业内认为,该标准体系虽具有明显的“民间”色彩,但仍具有借鉴作用。

据天眼查统计数据,截至目前,登记在册的植发相关企业达48015家。根据此前中研研究院研究出版的《2020-2025年中国植发行业市场前瞻与未来投资战略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6-2019年间,我国植发行业市场由57亿元跃升到163亿元;2020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200亿元。

截至发稿前,机构方已联系张俊生要求删除其发布的言论及图片,其在知乎、豆瓣等平台发布的相关图文也已被平台方移除:“一个无法判断成功与否的产业,想着总觉得可怕。”张俊生说(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俊生系化名) 北京商报记者 陶岚 刘瀚琳